

· 奇幻系列 ·

命运奇谈

香港·余 过 著



72
1.1

香港 余 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香港勤十缘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:94060

命 运 奇 谈

香港 余 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香港勤+缘出版社出版

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41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7-5059-1963-6

I · 1381

定价: 全四册: 25.80元

(本册: 6.16元)

小 序

一个男人如果忽然变成一个女人，而且要用女人的方式来生活，请想一想他的感受会怎样。是尴尬、恐惧，还是奇妙、喜悦？

《她的躯壳》描写的是这种境况，饶有趣味。不过，我不知所写的是否准确。笔者是男性，缺少另一半的经验。欢迎女读者来函，把你的看法赐告。

荷兰飞机撞大厦的惨剧，是一年多前发生的，当时本港报刊都作为头条新闻报道。笔者恰巧在构思《躯壳》一文，阅后极其震动，觉得那情景与所构思的小说颇为适合，故以之作为故事开端。

香港很多人相信命相之说。命运是否前定，谁也不知道。但即使是前定的，命运中也有很多变数，难以逆料，不要以为什么都已注定。一般相士看相，对过去言之凿凿，对将来含糊其辞，便是此理。任何人若说能肯定你的将来，都是骗你的，占卜者可以“依书直说”，只可惜人生的“变数”没有附录其上。《命运奇谈》的故事是想传达一个讯息，即使一个人的命运是“前定的”，仍然“事在人为”，可从最绝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。

《女人的报复》是我自己喜爱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女人所受

的凌辱，有无极限？她能忍受到哪一程度？当她一旦反抗时，随之而来的报复又是如何激烈？说不定女读者会比男读者更爱此篇。

余 过

1994年5月2日

日本人说的：

命运奇谈

她具有世界上第一的奇命：一、虽有万贯家财，但不能动用分毫；二、必须堕落风尘，却要保守贞操；三、为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下儿子，才能物色丈夫；四、定要嫁给最丑陋的男人，否则横死

.....

请看这女人怎样用她的智慧趋吉避凶。

预感命运

有一个富家小姐，姓石松，名晃子，自幼聪敏，十一岁起，便自觉有一种能预知命运的能力。她搜罗各种命理书籍阅读，过目不忘。十四五岁，她常常预测亲友的遭遇，言出必应。别人在惊异之余，称她为“小神仙”。

这个“小神仙”，不仅家境富有，是家中的独生女，又长得亭亭玉立，秀美过人。人人都赞她命生得好，别人所羡慕的条件，她都具备了。

可是晃子本人并不快乐，因她知道她的命运并不是这样的。

她预测出自己这一生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纵有万贯家财，却不能享用。在十八岁生日过后，如果她再使用家中一分一文，便会横死。

（好可怖。她父亲虽然没说过，但她隐约觉得，父亲的金钱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。所以他没有儿子，虽有女儿，但也不能享用他分文。）

二、她必须沦落风尘十年，往后才有平顺的日子过。但又不能放荡，要保守贞节。否则中年以后所过的日子会惨不堪言，穷困潦倒，还要受尽非人折磨。

（既沦落风尘，又如何能保守贞操？晃子想：这真是两难！）

三、必须迟婚。若然早婚，非但克死丈夫，也害死自己。

四、要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儿子之后，才能物色自己的丈夫。

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儿子？晃子自己也莫名其妙。）

五、丈夫越丑陋、越卑贱，越能长久。如果嫁给一个英俊而又有地位的丈夫，必定离异。

六、平日要粗茶淡饭，过简朴生活，即使有钱也不能奢侈，一旦奢侈，老年便会饿死。

七、一生会有三劫，能过尽三劫，便转好。

以上是晃子命运的要点。其他细节不用说，单是这数点，已令人看了心酸。

当晃子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命运时，伤心欲绝，真想一死了之。她怨自己为什么要有这种预知命运的本领。如果像普

通人一样，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事情到了头再说，到时死便死，活便活，反而毫无痛苦。像她这样明知将要遭遇各种厄运，却无法避免，苦不堪言。

不过，她多读两年书后，对人事了解渐增，觉得这世界广阔而又玄妙，不论活得多苦，在活的时候，还是充满奇趣。

她态度转趋积极，决定尽量依照先天条件去做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平静的活下去。

“要来的便来吧，我要看将来的遭遇会坏成什么样子！”

首先，她决定在十八岁前做到自食其力和堕落风尘两点。

自食其力还容易，怎样才可以堕落风尘而保留贞节呢？她想到一个方法，搬到花街柳巷去居住，却以女相士为业，观察大千世界各色人等的命运，可以自娱。如果这样不能算是“堕落风尘”，她也没有法子了，这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。

她替人看相，不收费。她认为一收费，便是有所求。有所求，灵感便受蒙蔽，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相士。至于那些向前来问休咎者索取金钱，为他们赎罪或挡灾的，莫说与第一流相差甚远，简直与骗徒无异。

不收钱，生活费从哪里来？她准备在报纸上写一个“星相专栏”，把她对人间百态的观察所得，发之为文，以贫大众。稿费则用以维持生活。

不过，要在报纸上取得一个专栏位置，殊不容易。

这天，她略事妆扮，去访问某报的副刊主任。

她本来已长得貌美，一经打扮，更觉明媚照人，进入报

社，引得众人瞩目。

副主任池广听说有一美女到访，并不拒绝，但见面后，听她说要写一个专栏，却面有难色。

晃子望一望他的相貌道：“池广先生，恕我说一句，你脸容带黑，今天可能有祸事，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手掌？”

池广以为她危言耸听，但也不介意伸出手掌让美女抚摸一番。

晃子略瞧了一眼道：“池广先生，你怕我直说吗？”

池广很轻松地道：“随便。”

“你身边总共有三个女人。”

“哦？”池广微露惊讶。他除了妻子外，还有两个情妇，周旋于三人之间，颇得其乐。

他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谁知晃子一语道破，叫他有点尴尬。

晃子继续道：“这三个女人中，一个约为三十五岁，是尊夫人；一个二十四岁，是B女士，曾是一位歌手；一位只有十七岁，相信是个女学生。”

池广大惊：“怎么……会这样准？”

晃子道：“这位女学生是瞒着家庭和你来往的。今天的灾祸应在你和她的关系上，相信她的家人会找到府上去。”

“有——这样的事？”池广额上冒出汗珠。

他话方说完，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来。池广拿起——正是家里打来的，他妻子像机关枪似的一轮冲锋扫过来。池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

“我马上回来。”他说。转头对晃子道：“你的话灵得出奇，今次我的麻烦可大了！”然后便匆匆赶了出去。

后来他的麻烦不知怎样解决的，但由此对晃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晃子的专栏不久就顺利在报纸上刊出。

不收分文

她解决了第一个难题，才对父亲说，她必须搬出去居住，自食其力。

父亲很惊讶，晃子解释，她一定要这样做，否则就会横死。她不能接受家庭的任何帮助，也不能使用父亲分文。

父亲虽然感到痛心，更舍不得女儿在外受苦，但晃子的相术非常灵验，屡试不爽，他不能不相信她的话，只好叮嘱她在外居住，一切小心，多些回来和家人见面。

晃子在某处“红灯区”的后街租了一间窄小的房子，在门外挂上一面招牌“小神仙免费看相”，还加上“不收分文”的字眼。

为了保护自己，她戴上银白色的假发，扮成一个五十岁妇人，每天早上十时，到下午五时替人看相。生活极尽简朴之能事，中午吃一碗即食面，晚上是青菜萝卜，加两碗白饭。

看相，她不认为是苦差，那可以印证她的所学。苦的是，来看相的多是花街柳巷中人，命运非常悲苦，晃子有时不知怎样启齿，只有尽量往好的方面来安慰她们，给她们一点精神上的鼓励。或是在可能范围内，教她们趋吉避凶，少吃一些苦头。

和她们比较起来，晃子觉得自己的命运简直不算什么，

由此而变得更加达观。

不到二三个月，她的名声已不胫而走。很多人从老远的地方巴巴的来看她，有些达官贵人也不惜移樽就教，来请她指点迷津。

人人都觉奇怪，她为什么宁愿住在这种贫苦的地方。只要她略为收一点钱，就可以搬到高尚的住宅区去。对这个问题，晃子笑而不答。

一天，有个富翁来看她，他怀疑妻子有情人，请晃子断一断。

晃子看看他的掌，暗自好笑，这人有三个儿子，都不是他亲生的。

这富翁本身也不是规矩之人，在外面有很多女朋友。

他命好，无大风大浪，一生平稳，他太太有情人的事，对他毫无影响。可能那位太太很聪明，一方面虽有心上人，一方面仍把家庭维持得很好。看起来他们的家庭依然非常幸福，这样的人家，何必要让它蒙上阴影。

于是晃子摇摇头说：“放心，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富翁欢天喜地的走了。

事有凑巧，十余天后，一个贵妇来看晃子，晃子一见，就知道她是那个富翁的太太。徐娘风韵，依然十分动人，气质仪态，都是上乘。

这样雍容高贵的女人，谁敢说她是出墙红杏。

晃子问她：“你想看什么？”

贵妇含蓄地道：“我想知道爱情是不是平稳。”

晃子微笑道：“你是指和哪一个的爱情？”

贵妇双颊绯红：“你都看出来？”

晃子点点头：“你们的关系总有八年了吧！而且还有三个孩子。”

贵妇惊讶道：“真灵，简直像神仙一般啊。那么，将来的情况会怎样？”

“一切随缘好了。”晃子不多说。

“我怕我的丈夫怀疑……”

“他已经来过了。”

“他问什么？”贵妇有点心虚。

“他的确曾对你怀疑，不过我说你们的家庭很幸福，叫他不用操心。”

贵妇两眼流泪道：“谢谢你，他……那个人是残废的，没有我，他不能活下去。”

“你不用告诉我，”晃子温和地笑道：“我也是女人，知道女人有很多苦衷。”

贵妇知她不收钱，脱下一个钻石别针要送给她，晃子不接受，贵妇千多万谢而去。

有一个大官，他得悉“小神仙”看相很有名，便私自来造访她，佯称自己是一个商人。

晃子一看他的相，笑道：“你哪里会做生意，一斤米多少钱你知不知道？你只懂做官，而且是非常大的官。”

大官非常佩服，连忙向她道歉，说他隐瞒真名，只是不想惹人注意。

晃子道：“我不怪你，很多人都会这样。不过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大官问。

“你是一个正直的官员，在这年头已不易找到。可惜不

出半年，你会遇到一次危机。那一劫……只怕很难躲过。”

“有生命危险？”大官问。

“我不想骗你，是的。”

大官吃了一惊，过了半晌，问：“无法挽救？”

“通常有两种情况，我不会直言相告。”晃子道：“第一，那人若是个坏人，我不会帮助他去改变命运，他的寿命若延长了，只有去害更多的人。第二，对于无可改变的命运，我也不会直说。天意如此，何必让当事人提早知道，郁郁不欢。”

大官是聪明人，听她话里有话，便道：“那么，我还是有挽救的机会？”

“嗯，那要看你懂不懂得去做。”晃子道：“你的命和别人稍为不同，有伸缩的余地。如果能珍惜这半年时光，尽量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救人，说不定能改变你的厄运。我不知能改变到什么程度，总之，尽力去做，一定有好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大官由衷地感激：“我想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这个大官回家与妻子商量一下，决定照晃子的话，分头进行。

由这天起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做了很多对公众有益的事。政府内一些可行可不行的福利政策，在他推动下，一一落实。

妻子则发动妇女界去帮助穷人谋生，照顾儿童，排难解纷。最难得的是透过这些活动，妻子听到很多“民隐”，大官获悉，便多方设法协助。另外，也为他们解决个别的难题。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，他要求一位律师好友去帮助一个弱

女，为她打赢官司，使她不致因杀死强暴她的义父而入狱。

还有一桩同样大快人心的事，大官协助一位慈母，要求将一桩已判决的案件予以重审。

她的儿子被控谋杀一名少妇，各项证供对他不利，使他被判无期徒刑。慈母深知儿子是无辜的，到处奔走呼救，但无人理她，儿子已入狱五年，母亲仍奔走不辍。大官知道这事，为她主持公道，特别举行记者招待会举出疑点，公开要求司法部门重审。但司法部不接纳。

大官恳求首相插手，首相答允，于是促成重审的机会。

经过法庭数十天的严讯，发现证供矛盾重重，有人说谎，案情急转直下，找出另一名真凶，乃是市井之徒，先前被判刑的无辜青年终于获释。慈母热泪盈眶，青年在法庭外跪在母亲膝下感谢她，记者摄下这动人场面，成为全世界报章争用的图片。

大官由此声名大噪，人们在背后冠以“青天”之名。他救人还不止这两桩，至少还有十余人因他的协助而得益。

半年将届，大官自一心行善后，胸襟转广，已不再以本身生死系怀。

一天，他前往某处出席会议，乘车经过闹市，遇见一个妇人将要临盆，家人不在身边，狼狈万状。大官即命司机停车，将妇人送往医院。

这一耽搁，阻延了大官半个钟头。

当他恢复原有行程，汽车将抵目的地时，突然枪声卜卜，一名枪手匿藏在屋宇天台向大官袭击，连开多枪。大官身上三处中弹，血染衣襟。

大官送院救治，经医生抢救二小时后，得以度过危险

期，人人都认为是奇迹。

枪手当场被捕，事后，他承认这次偷袭失败，是因等待过久，心情烦躁。

当大官车子经过，他欲开枪时，又突然有住客登上天台，彼此望见，都大吃一惊。住客急忙逃避，枪手再开枪时，已错失良机，心慌意乱，大官遂得免一死。

这事件后来证实为政敌幕后主使，政敌见事败，吞枪殒命。

大官逃过大难，心知全赖晃子之助，感激莫名，夫妇总想用什么方法去酬谢晃子，却都被她所拒。

大官向晃子请教，到底命运是不是前定？若然是前定，为何到头来又能变化？晃子解释，每人的先天素质，构成一种命运格局，大致逃不出这个范畴。但是命运中有多种变数，或大或小。要看出命运格局容易，要算出这些变数却难，莫说庸手看不出，就是高手也只能略窥一二。

世间上只怕没有人能看通这些变数，如有人说他懂，是骗人的。所以，一个人的命运，仍可由主观意念改变良多。末了，晃子说，这只是她自己的体会，是否真正如此，还要继续探究。

（她心中在想：我自己正在面临命运的考验。）

怪人看相

一天黄昏，有一个外表极粗鲁的人要来看相，晃子对他说，她还有三个客人，看完须到天黑，请他明天再来。

粗人坚决不肯，他说今天有要事，非问个吉凶不可。

晃子无法，只好让他在客厅坐候。

等其他客人看完，已到了万家灯火的时候，晃子也感到有点累。

其实，她一见那粗人的相貌，已觉得很怪，心中有种抗拒的感觉，不想看他的相，所以才叫他明天来。

这时轮到他了。她细看他的相貌，又看他的手掌，心中暗暗吃惊。

这人是早夭之相，应在今晚死于凶器之下。他从来不务正业，若非流氓，便是个贼。他命中没有妻，也没有相好的女人，但是竟有个儿子，不过这儿子永远见不到他的面。

真奇怪，这人为什么今晚会来看相？如果过了今晚，他也许永远不必来了。

更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她一接触到他的眼神便觉得可怕？其实他的相貌不算太凶，比他凶的人多的是。

出于好奇，她问他：“你今晚有没有想过要做什么事情？”

那人猛一抬头，问道：“干你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夜的时辰对你非常不利。能够不出去，便不要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人粗声粗气。

“我所知的只止于此。”

“我这个人能不能发财？”

“要过了今晚才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过了今晚？”

“今晚对你是极大的关口，过不了今晚，什么都不用说。”

“你咒我？”

晃子感到非常不愉快，闭口不语。

“你干么不说话?”

“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你狗眼看人低。对别人你说了半天，对我却只说两句不中听的话!”粗汉忽然起立，在晃子肩头一抓，道：“说，是不是瞧不起我?”

“不……”晃子想闪避，但粗汉的力气很大，在挣扎下，头上的假发掉了下来。

那粗汉见晃子露出的黑发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假扮老妇，藉此骗人。不知还有什么假扮的。”

他把晃子的衣裳一扯，露出半边雪白柔嫩的少女胸脯。他两眼一亮，露出贪婪的神色。

晃子害怕，忙用手掩饰。这种情态，越发引起粗汉的兽欲。他顺手一撕，把她胸前整片衣襟撕下。

晃子那刚发育成熟的少女胴体，美得不可方物，粗汉为之目眩。她出声叫喊，粗汉一手掩住她嘴巴，把她拉进房中，掩上房门。

一刹那间，晃子对粗汉怎么会没有娶妻而有一个儿子的事恍然明白了。她也想到自己的命运，注定要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儿子。这两件事结合起来，使她震悚。

虽然尽力挣扎，却也无济于事，那粗汉霸王硬上弓，奸污了她。

大半个小时后，他才推门离去。留下晃子静悄悄的躺在卧榻上，脸上挂着两行清泪。

虽然命中注定会“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儿子”，但她也不希望那儿子的父亲会是这样一个粗野的人。

难怪她一见他就害怕，原来她早已有一种不安的预感。